



從王牌飛行員到三輪車夫

大陸最後飛虎隊員吳其韜的坎坷命運

望父親批准他投筆從戎，“只想殺敵報國，奪回東三省”，並不等父親回信就毅然從師範大學退學。

曾被擊落

1941 年 6 月 22 日，中國空軍最艱難困苦的一年。當時吳其韜在成都機場。敵機來襲，吳其韜與機長洪養浮共同駕駛毫無作戰能力的六架教練機立即升空往廣元疏散。途經岷江快活林一帶，他們與 4 架日本神風戰機相遇。在離江面 40 米高度，吳其韜被日機擊中落水，臀部、腿部多處受傷，被飛機扣在水中。日機擔心中國飛行員沒死，又一個俯衝下來扔下了一串炸彈。

吳其韜屁股中了 4 彈。如果不是飛機金屬物質的阻擋，子彈會穿過他的身軀。受傷的他在空中昏迷了過去，是老鄉們划船，將落水的洪養浮和吳其韜救了上來。吳其韜至今記得，因為飛機發動機已起大火，飛機燒得通紅，附近的江水也很燙，好幾位救他的百姓都被燙傷了。

吳其韜在廣元養傷一年多，傷好後又回部隊。1942 年，國民政府發給吳其韜二等三甲傷殘軍人證書。可是，吳其韜找親屬開出假證明，證明他可以重上藍天和日寇作戰。在他的多次強烈要求下，部隊經過謹慎考查，又讓他重新駕機。

加入飛虎隊

抗日戰爭進入最為艱苦的歲月，自 1942



飛虎隊 5 大隊部分隊員合影

年，一批美式戰鬥機、轟炸機補充進中國空軍。1943 年春，吳其韜駕駛美式 P-40 飛機對湘潭日軍進行打擊，被日軍防空炮火擊中，飛機機身、機翼都中了 20 余彈，吳其韜硬是穿過日寇層層防空炮火網，搖搖晃晃地將飛機飛回芷江機場。當他走下飛機時，美國飛行員都伸出右手拇指夸讚他：“我們美國飛機過硬，你們中國的飛行員更過硬。這飛機被打成了馬蜂窩，還能搖搖晃晃地飛回來。了不起！”

1945 年，侵華日軍已元氣大傷。從 1943 年 7 月起，中國空軍與美國第 14 航空隊主動出擊，尋找日軍航空隊主力決戰，還實施長途奔襲，廣泛轟炸、摧毀日軍的機場、設備和其他重要目標。也就是從這時開始，吳其韜和戰友們多次以大編隊機群對日佔武漢、南京、廣州、桂林等日軍軍事目標進行轟炸。

1945 年 4 月 12 日，在對武昌火車站日軍地面部隊進行打擊的行動中，他的戰機引擎被擊中失靈，迫降在離芷江 120 多公里的辰溪縣境內一條小溪的沙灘上，著陸



後幸好遇到村民。當時村民都很窮，但他們還是把過年剩的那一點臘肉拿出來，給吳其韜吃。鄉親們都說，他是“天上掉下來的”，是神，四里八鄉的父老鄉親們都排隊來摸摸他。他住在當地堅決抗日的地主肖隆漢家里，肖隆漢天天設“百鷄宴”款待這位抗日英雄，甚至請回在湖南大學讀書的兒子來陪吳其韜聊天。

見證日本投降

1945 年 9 月 9 日，中國戰區日軍投降簽字儀式在南京國民政府中央軍校大禮堂內舉行。吳其韜作為美軍援華空軍第 14 航空隊第 5 大隊的分隊長，帶領他的全體隊員，坐在會場的第一排。吳其韜回憶，應邀參加日軍投降儀式的有美國、英國、法國、蘇聯、加拿大、荷蘭、澳大利亞等國的軍事代表和駐華武官，以及中外記者、廳外儀仗隊和警衛人員近千人。

8 時 52 分，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介石的特派代表、中國陸軍總司令陸軍一級上將何應欽，第 3 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陸軍參謀長蕭毅肅、海軍總司令陳紹寬、空軍第 1 路軍司令張廷孟等 5 人步入會場，就座受降席。8 時 57 分，中國戰區日本投降代表、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上將率參謀長小林淺三郎中將、副參謀長今井武夫少將、中國派遣軍艦隊司令長官福田良三中將、台灣軍參謀長諫山春樹中將等 7 人，脫帽由正門走進會場。岡村寧次解下所帶配刀，交由小林淺三郎雙手捧呈何應欽，以表示侵華日軍正式向中國繳械投降。此時恰好是 9 時正。然後，岡村寧次在投降書上簽字。

受降儀式約 20 分鐘。吳其韜說：“這 20 分鐘的精髓，貫穿我的一生，影響我的一生，升華了我的一生。”

我問精髓是什麼？吳其韜回答：“中華民族是不能戰勝的。正義的力量才是永恆的。”

我採訪過的親歷日軍投降儀式的人物僅有三人，他們分別是 84 歲南京的王楚英先生、香港 88 歲的林雨水先生，和杭州 90 歲的吳其韜先生。在日本侵略中國的 15 年中有三千多萬人死傷，但是，見證日本投降的，時至今日很少了。

受降儀式約 20 分鐘，這 20 分鐘確實是吳其韜人生最為光彩的時間。

抗戰勝利之後，由於參加了 88 次空中作戰，吳其韜獲得盟軍總部授予“飛行優異十字勳章”，另外還獲頒“航空勳章”和“單位集體榮譽勳章”。

起義回國

1948 年，吳其韜在 3000 多名空勤人員中以第一名的身份進入美國西點軍校航空分校留學，並在進修結束後到了台灣。1949 年，他在台灣已經是中校軍銜。他的父親通過吳其韜的戰友李晨的哥哥，香港泰豐公司的經理李念益先

生悄悄捎來家書一封：

“我希望你回來！葉落歸根！國民黨之所以敗走台灣，完全是因為腐敗透頂！當年我支持你們兄弟參加抗日戰爭；今天，我希望你回到大陸，跟着初升的朝陽！跟着共產黨！建設我們的新中國！”

吳其韜說，我當時就嚇出一身的冷汗來，這封信棧如果讓別人看見，我還有命嗎？當時，在台灣的空軍飛機只加少量的油，大約續航飛行 30 分鐘，根本不可能飛回大陸。

吳其韜回憶說，有一天，我在西點軍校同學，美國空軍少校 John 帶領他的轟炸機分隊降落台北機場。機會來了。我對 John 說，我想去香港玩玩。John 說，來吧，我帶你去。我就上了他的飛機。當時，台灣所有的機場都是戒備森嚴。可是，國民黨軍隊不管美國軍隊的飛行員的起降檢查。就這樣，吳其韜先到香港，找到共產黨的組織起義投誠，1949 年 12 月又到北京，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北京的南苑機場當教官。雖在機場工作，但對於曾為飛虎隊的分隊長，吳其韜卻被禁止靠近飛機！吳緣對《中國新聞周刊》說：“他感到強烈的不被信任，提出退出軍隊。”吳其韜的兒子吳緣拿出父親 1952 年的日記本，扉頁上有父親用鉛筆畫的三架飛機。吳其韜在日記本中畫了美國飛虎隊第五大隊的標誌，並寫上三個小字：“俱往矣！”1950 年他離開飛行，到浙江之江大學任教。在那里，他認識了他後來的妻子裘秋瑾女士。

後來他的戰友說，當年吳其韜飛去香港第二天，軍隊通緝命令就傳達下來了：“凡是看見吳其韜，格殺勿論！”——吳其韜在香港只停留六天，如果在香港多住幾日的話，“海灣里出現的不明自殺浮屍”說不定就是他。

他的父親吳鑾仕，在全國剛剛解放不久，因為他和他的四哥都曾經是國民黨軍官，被槍斃了。

吳其韜說：“我的父親從小教育我熱愛自己的祖國，我之所以奮不顧身投入到偉大的抗日戰爭，也是聽從他的教誨。可以說，我的鮮血，是為祖國留下的。”

坎坷半生

1950 年的冬天，鎮反運動開始了。吳其韜未能逃過此劫。三年後因政治審查不能通過，他開始了長達二十年之久的監獄生涯。監獄中的吳其韜躲過了文化大革命的一劫。

1974 年，從監獄出來的吳其韜找不到工作，就在杭州清波針織手套廠蹬三輪車。這一蹬就是六年，一年 365 天沒有休息日，一車裝卸 600 斤，一天掙 1 元 2 角人民幣。那時，他和妻子裘秋瑾帶着兩個兒子租在 12 平方米的小房子里，房租每月 3 塊 3 毛。

吳其韜曾經是杭州一帶最優秀的三輪車夫

因為蹬三輪車體力消耗大，他一頓飯要吃一斤以上的食物。杭州聞名的小包子，三個才一兩，吳其韜父子三人起碼要吃兩斤，60 個。他們怕一次吃 60 個包子嚇着旁邊的食客，就連着去三個飯館吃飯。這樣一來，白喝了 9 碗湯，別人看起來還文雅了許多。

1980 年，吳其韜被恢復了政治名譽。平反後，靠着當初農場開礦時對化石的喜好，加上有英語底子，吳其韜被分配到杭州大學（後並入浙江大學）地礦系的標本實驗室做起了標本員。2005 年，吳其韜得了中風。

2010 年 10 月 13 日零時 28 分，93 歲的吳其韜老人安詳地走了，結束了他從王牌飛行員到三輪車夫再到浙江大學地質系技術人員的傳奇一生。隨着吳老離去，“飛虎隊”中國隊員已全部凋零。因身體原因，吳老始終無法回鄉，但囑咐稱將骨灰安葬在故鄉閩清。



吳其韜(左)與當年營救過程的見證人之一范成美老人抵頭相擁



2005 年 9 月 7 日，吳其韜夫婦和老飛虎隊員彭嘉衡、林雨水、李繼賢、尹月波在湖南芷江的受降血字牌坊前歡呼“我們勝利啦”



2007 年 8 月 2 日，12 位曾經英勇支援中國抗日戰爭的美國飛虎隊老兵們在北京聚首



2010 年，在生命的最後一年，93 歲的吳老在清明節強撐着身體，從福建前往杭州西湖，前往祭拜了岳王廟